

【历下亭】  
□秦红梅

## 娇羞的泉中睡莲

五龙潭公园的一隅有一处无名泉池,面积大约二十平方米,池底偶有水泡冒出,那是未名的微型泉眼在半梦半醒中打盹。池面上长满安安静静的睡莲,一簇簇长长的根须扎根在泉池底的泥土里,顶着片片圆润碧绿的莲叶,贴在水面上随清波摇曳,如同空中张开的降落伞群。

这里人迹罕至,泉流微弱得让人懒得为其命名,既没有“七十二名泉”的显赫名片,泉池中也没有生长那硕大艳丽的荷花,内质外形简直没有亮点。而在我眼里,这池泉水睡莲自有其清新脱俗的魅力,每次来到此处,我都会在池边流连一会儿,欣赏那份生动和谐的美。

正值上午,泉池里一群群红色的锦鲤自由游弋,粉色、

淡紫色的睡莲花静溢地开着,偶尔有蜻蜓像直升机般在睡莲上逡巡,像在航拍睡莲的特写。泉池边杨柳依依,柳树的情影倒映在水中,此情此景正应了一首诗:“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傍晚,睡莲缓缓地收拢花瓣,在晚风中睡眼蒙眬,“最是那低头的温柔,恰似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像童话中的公主慢慢睡着了,成为水中睡美人。空气中仿佛流淌着那首二胡名曲《睡莲》的旋律,缱绻舒缓,如泣如诉,清音悠长,绵绵如缕,抒发着睡莲的一帘幽梦。

第二天,迎着晨曦中的朝阳,睡莲轻轻醒来,泉池中冒出的水泡和锦鲤吐出的水泡相辉映,仿佛睡莲打的一串哈欠。花

又舒展开来,依旧静溢安然,波澜不惊。睡莲虽没有“接天的莲叶”,也无“映日的荷花”,但那种优雅的气质和恬淡的韵味楚楚动人,在泉水和天光的衬托下,莫奈的名画《睡莲》重现在眼前。

静谧的水中睡莲灿烂绽放,抽象的光影交融与现实的诗画写照让人陷入联翩的遐想。在炎炎夏日,脉脉无语的池水以温柔的气质给周围平添一抹安逸,给暑热的空气注入一份清凉,而睡莲以其清丽的秀姿和淡然不惊的花语给人们的心境送来几许平和。

这池泉水睡莲让我想起了生活中一些同事或朋友,他(她)们的外貌并不立刻让人“惊为天人”,脸庞五官任一处单独来看都没有特别俊美之处,但“组合”在一起是那样的

匀称、协调和顺眼,散发着亲切的光彩。

多年前,有好事者曾经精挑细选出数位女明星最美的一官或部位,试图优化组合成一张“最美的脸”。于是,范冰冰的眼睛、巩俐的鼻子、钟楚红的嘴巴、林青霞的下巴……隆重入选,利用电脑重新精确排列组合。而结果却匪夷所思,那张由最美零件安装成的组合脸并不比那些入围的任何一位女明星更美丽,甚至还让人觉得怪怪的,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别扭。

仔细想来,赏心悦目的事物并非是“强强联合”,生拉硬扯,更多的是在其自然天成的基础上,靠综合的气场、整体的感觉取胜。生动即是真,平衡就是善,和谐就是美。



【新生代之窗】

## 不知道

□戴若曦

世界杯决赛那天,我万般无奈地把闹钟定在了凌晨三点,并且毫不意外地没能起床。作为一个已经度过花痴年龄的伪球迷,绿茵场上满溢的雄性荷尔蒙显然已不能从任何一个角度吸引我。然而我重度话痨,喜好社交,一个月里失去几乎是唯一热点的谈资,又太过痛苦。两害相权,我决定通宵达旦地折磨自己,谁知本能却给出了不同的表态。闹钟响后,身体里每一个细胞都尖锐地叫嚣着“我要继续赖床”,半梦半醒之间,一件发生在半年前的趣事鬼使神差地飘入脑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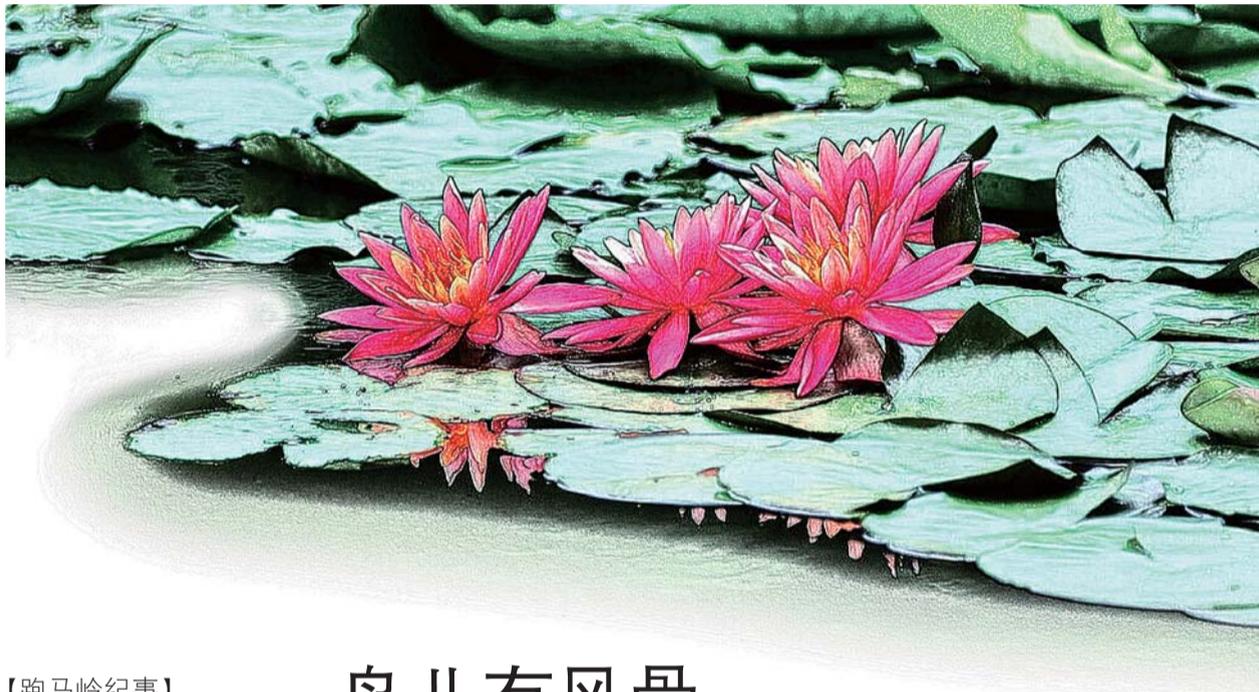
某晚,伦敦。几个刚从美国来的朋友兴致勃勃地挥舞着打折票,要请我听交响乐以报答我带他们吃到正宗纽约汉堡的“恩情”。对整场音乐会意趣索然的美国朋友在过后的酒会上却来了精神,跃跃欲试地与我打赌,若我愿意厚着脸皮在陌生人面前一本正经地评论“今晚的演奏方式相较于1896年的版本实在无趣”,便请我喝酒。自然,所谓“1896版”纯属子虚乌有,只是刚刚诞生于我们的玩笑之间。一向喜欢“人来疯”的我竟接受了挑战。

没想到,本应以让我出糗为目的的游戏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一位自称曾是小提琴手的中年大叔提到当年他的演绎便是借用了1896年的灵感;一位面容慈爱的老夫人更是感慨我们年轻一代再听不到旧日经典的遗憾。更有甚者,一名穿戴得体的年轻绅士眉飞色舞地帮我分析了“两个版本”的不同:“是啊,虽然今晚的演奏气势磅礴,跌宕起伏,但终究不再有一个世纪前的感情细腻,引人入胜”。被我们随机“采访”的七八人中,只有一人表示并未听过1896年那个不存在的版本。恶作剧让一个本应矜持的音乐之夜异常欢快,美国朋友因占领了道德制高点而哄笑不止,连连嘲讽英国佬的惺惺作态。

我歪在床上读着万能的手机报,终于在清晨六点二十分得知德国捧杯,脑中却依旧萦绕着这桩轶事。我并没有五十步笑百步地要批判什么,反倒对被指控虚伪的英国人有了些同情。一年前,我在大学社团导演的一部话剧成功首演后,请剧组成员看刚上映的电影《林肯》。无奈那段日子疲劳过度,又拜历史题材的缓慢节奏和电影院的舒适座椅所赐,林肯未见,只遇周公。因是首日公映,在剧院外还被记者逮住采访观影感受。面对黑洞洞的话筒和剧组众人殷切的目光,“不知道”这原本最简单诚实的回答竟成了难以说出的话语。我只能用业余影评人的少许经验胡扯:“斯皮尔伯格驾驭大片的张力可圈可点,刘易斯的表演很有深度,威廉姆斯的音乐一如既往的大气磅礴”。这样的“观点”竟得到了一片赞许。

这一切仅仅源于没有勇气说出一句“不知道”而已。其实,“不知道”并不代表无知,也许是故意选择不去知道,也许“没有观点”正是我的观点。

在记牢手机报中的赛况之后,我恳切地安慰了两个因痴迷梅西而满面愁容的姑娘,又与几位德国队的球迷同喜同贺了一番。此番坦白过后,只待下一位要与我探讨赛况的朋友来时,我便会说,“唉,睡过头了,不知道。”



【跑马岭纪事】

□赵峰

## 鸟儿有风骨

去市区参加一个展览,是热热闹闹的旅交会。从野生动物世界带了不少动物下来,小狮子、小老虎、小狗熊拉了一车。旅交会是热闹差事,那些羞羞答答上不了台面的神经质肯定不行,得选喜欢抛头露面,甚至哗众取宠的去展示。鸟类除了硕大身躯、色彩艳丽的金刚鹦鹉,能说会道的鹤哥是当仁不让的第二鸟选。

在生态馆,鹤哥备受瞩目,比黑天鹅还得更。几声动听的“你好”、“恭喜发财”,就能拉着你不愿多走半步。白居易也喜欢鹤哥,在诗里夸赞它“耳聪心慧舌端巧,鸟语人言无不通”。八哥也能说话,相貌和鹤哥最为近似,可放在一起就能看出差异。鹤哥精致,漆黑闪亮的羽

毛,脖颈周遭一条v字形的黄色羽毛,像是一条丝巾,红红的喙,三种颜色搭配得颇为巧妙。八哥的身子要大出鹤哥一圈,显得很笨拙。鹦鹉是一种俗鸟,呜呜哑哑的,想说又说不清楚,似天分很低却又痴迷演唱的歌者。

跑马岭的鹤哥没刻意训练过,但说得都不错。刚开园那阵子,几个年轻的饲养员还都是单身,平常议论较多的词汇是媳妇二字,鹤哥“近朱者赤”,那段时间说得最多的就是“媳妇”。有时进来个妙龄美女,它猛不丁大喊一声“媳妇”,弄得人家半天回不过神来,看着一脸认真的鹤哥,又忍不住哄然大笑。不知它们是否有能力辨别男女、识别身份,不管是谁

进来都是那两句“老板您好”、“恭喜发财”。如此吉祥话,怎能不受到此游玩的人们开怀一乐!

鹤哥还能绘声绘色地说方言,那句“靠边,靠边,后边有大官”的章丘话说得也很生动。

带鹤哥出门很多,晚上一般都得拿进房间看护起来。那日晚上,我忙活了一天正想休息,两只鹤哥兴之所至,没完没了说起话来。那高亢、嘹亮的声音,让我又喜又烦。忙了一天的我哪有心情聆听啊,就把衬衣搭在鸟笼上,以为暗一些就能使它们静下来。没想到这竟惹怒了两个家伙,不多时,我那件为活动买的新衬衣,就被啄成了渔网。

再后来,我经常去生态馆看鹤哥。渐渐发现,鹤哥可不是宠物,任何指令和诱惑都不接受,有时还逆反,你高兴不高兴不关它的事,遇上挑衅,会毫不犹豫地扬起那锋利的红喙。我想这种鸟应该不大好养,性情有些像眷恋长空的鹰隼。

我小时候在老家见过还有种鸟儿,土名叫黑马勺,和喜鹊一比也是立马就能分出天壤之别的那种,但是这种鸟也是无法做家禽的那类,性情刚烈,很难驯服。谁要去树上逮它的幼雀,它就会跟你拼命,一般很难得逞。

鸟类还有这样一些性情,真让我开了眼界,有时竟让我想起“风骨”二字。

【休闲地】

□王婷

## 幸福像百合一样绽放

七月的泉城,正是流火季节。整个城市如同闷热的火炉,令人窒息。可一岁多的宝宝却不肯安静地呆着家里。周末去哪里玩好呢?爱人提议说:“去红叶谷吧!听说那里的百合开花了!”一家人便动身。

车一路驶向南部山区。路边,郁郁葱葱的树木,波光粼粼的水库,都让宝宝感到好奇。刚走进景区,便觉一阵清凉扑面而来,拂去了身上的暑气。随处可见的飞瀑清泉,鲜花绿树,让人一下子沉静下来。

来到百合园,映入眼帘的是大片大片的百合花,有的热烈盛开,有的含苞待放,营造出一派浪漫温馨、喜气洋洋的气氛。橙色的百合,明艳照人,

亭亭玉立,仿佛迫不及待地想向众人展示自己;粉色的百合,娇艳欲滴,含羞带笑,自有一种不胜凉风的娇羞;最吸引人的是那白色的百合,洁白无瑕,花色简单,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别有一番“群芳自不如”的高雅气质。微风吹来,朵朵百合如圣洁仙子般,在绿油油叶子的映衬下,轻轻摇曳,说不出的雅致,道不尽的温柔。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香气,沁人心脾。这时,宝宝早已按捺不住性子,挣脱我的怀抱,蹒跚着朝前走去,似乎要与这大片百合来一个亲密拥抱。我却不由陷入了沉思……

还记得那年夏天,我认识了今天成为我的爱人的这个

人,一个眼神清澈的大男孩。第一次和他出游,就是在红叶谷。当我们漫步到红叶谷的百合园时,天空中竟下起了雨。细心的他从包里掏出一把伞,默默地撑开在我头顶上,却不顾雨水打湿了自己的衣襟。一阵急雨过后,晶莹的雨珠滚动在花瓣上,衬得百合花愈加娇艳。而我,却被他的浪漫和体贴所感动,对他愈加倾心。是雨中的百合,让我们的心紧紧地贴在了一起。

从浪漫的二人世界到幸福的三口之家,一路走来,有风花雪月的缠绵,更多的,却是柴米油盐的平凡日子。正如眼前的百合,有着绽放时的精彩,更多时候,却要归于平淡和从容。

“妈妈,看!”宝宝稚嫩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顺着她小手指的方向,原来有一只不知名的鸟儿落在了百合花丛中,悠然歌唱着,给寂静的百合园增添了几分生机。我的心不由喜悦起来。

“学染淡黄萱草色,几枝带露立风斜。自怜人世多难合,未称庭前种此花。”在纷繁的尘世中,能够拥有这样一片净土,和心爱的家人一起,嗅着泥土湿润的清香,听着泉水潺潺的流淌,感受着百合花最质朴最原生态的美,是一件多么开心快乐的事。

原来,这就是我要的幸福,如同山谷中绽放的百合花,淡雅幽香。